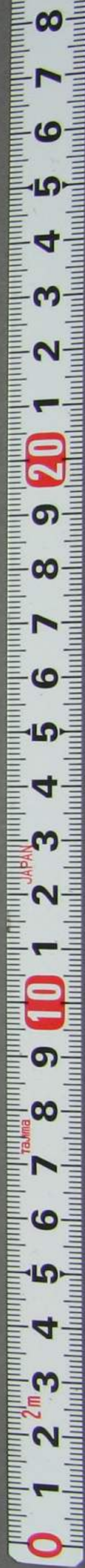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12



持
門 20
號 2956
卷 12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四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愨人

樵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為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疏

禦虜方略

照得先該兵部題議得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

皇明經世文編 馬端肅集 禦虜方略 平露堂

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虜遁沙漠，警息邊陲，實萬萬年無疆之鴻業也。迨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卽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欵塞，入貢

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

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時或遣人進貢。未敢大肆猖獗。其虜酋脫羅干之子。火篩。比之也先。梟雄尤甚。今歲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于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于大同。本部繕甲利兵。募軍給馬。更易將佐。振奮威武。經略半載。期于挫虜。以絕邊患。不意此虜十月擁衆侵我大同西路。我之三鎮精兵戰將。約有二萬。會聚于此。儘有可乘之機。柰何將佐畏彼聲勢。嬰城自守。無敢出門與戰者。使彼得利而去。竟無擒斬之功。輕我之心。由

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卽目彼虜見在河套。延緩守臣具奏。走回人口傳說。十二月十二日會事。待月明亮時。要搶榆林地方。且彼聚會議事。其勢必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一日。而我之修攘戰守。或作或輟。矧今海內百姓敝困已極。邊方軍士艱難亦甚。府庫空虛。郡縣無備。加以各邊將佐乏人。而京師武備未振。彼虜往牧處所。相去京師密邇。實賴大同宣府爲之藩籬。今彼二鎮將佐官軍。往往不能禦虜。而啟彼之驕肆。誠恐此虜養威日久。明春過河。復來

大同舉衆南侵將何以禦京師未免震驚國之安危實係于此臣等才識短淺誠恐將來有誤國家大事必須廷臣集議庶得禦虜奇謀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等將所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伏乞俯賜施行

計開

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哨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剿平若

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爲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總制之設或以爲便或以爲不便便在連絡不便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掠延綏在牽制也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

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剿殺以絕邊患。因無總

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

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越事

例。伏望 皇上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

西偏頭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

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

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卽所在。調度剿殺。候虜賊遠遁。

地方寧靜。具奏回京。其右都御史史琳。仍作提督軍

務名色。若監督太監苗達。總兵官朱暉。如果赴邊。本

官一同前去。止提督京營大同宣府二鎮軍務。總制

爲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候命下之日。兵部會

官。于兩京諳曉韜畧。曾經邊方文職大臣內。推舉二

員。上請簡命一員。照例請敕前去行事。所貴威權頗

重。虜寇可滅。

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得其人則四

夷畏服。而國家安。非其人則四夷猖獗。而國家危。所

以自古欲安中國。而懾服外夷者。必以選將爲首務。

今各邊主將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固不爲今之名將，亦頗稱其委任。其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鞠，中間有或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者；有驍勇有餘，而謀畧少聞者。內張俊士論稍不歸服，但目下卒無武官可代，謀畧兼全之將，近來委的少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之後，就以主將自尊，邊方稍寧，惟知謀營已私，貪圖貨利，或耽晏樂，或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而驍勇日耗矣。合無兵部通行各

邊總兵官彭清、張安，益加勉勵，以副委任。其莊鑑、張俊、阮興等，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畧，曾經戰陣者，敢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于心，熟之于已。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爲耻，而畫策欲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畧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益進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闡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

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期成功以圖任用不可苟安甘於下品及訪得閑住都督馬儀驍勇絕倫久經戰陣但年踰七十精神頗衰劉寧謀略兼資敢于殺賊但久患脚疾艱于騎射其馬儀如果大同聲息緊急本鎮守臣取赴軍前咨議軍事劉寧候脚疾痊愈另行舉用兵部仍通行訪取軍職有過不係敗軍誤事及屈在下僚并曾經保舉將材再加訪試或令坐營坐司使之開廣聞見蓄養威銳遇警委任領軍勦殺庶謀勇之將自此可出矣

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艸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僨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輒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于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克足

正在勞民僨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及今後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卽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

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况京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報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差役。見今雖有四衛管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外，儘有空閑。緣今虜寇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輾一萬員名，就在

本營分爲兩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畏矣。

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廷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慮僉同。否則互相矛盾。欲望成功。蓋亦難矣。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誤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患。見今虜寇未退。終欲出師。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監督總兵。并提督等官。保國公朱暉等。如果出兵到

邊之日。凡事務要

京兵到邊共本地 公同裨將從矣

計謀行兵方略勝

虜機宜。彼言可用。則竟爲用之。彼言難行。則從容止之。之執習故議論多不同也

爲沮。平心易氣。以共成王事。爲念。忘勢安分。以剿滅虜寇爲心。將官旣和。軍士敬畏。必思奮勇以殺賊。捐生而圖報。何大虜之不滅。而大功之不成哉。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爲尚。故古之人君。

命將必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蓋許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于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于事。伏乞 聖明于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

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而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角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兵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羣羊。方爲可用。故兵法曰。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教千。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散。去年大同遊擊將軍

王杲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軍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于赴敵。樂于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并聽征總兵等官。朱暉等。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習。以備征調。其於委託。斯無所負。

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藩屏京師。國家安危實繫于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役占。已有數千。大半納銀跟用。絕不操練防邊。鎮巡等官。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同居行事。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于事。有擾于邊。

累該廷臣會議，要將前項多設守備內臣裁革，俱未蒙俞允，伏望皇上念虜寇連年之猖獗，邊方軍士之寡少，照依遼東等處事例，通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乞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與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管寨守備內臣，斷自宸衷，俱暫取回，別項任用，庶軍免役占而少助戰守之用，官免掣肘，而得遂行事之權。

一足邊備查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大同一鎮各處倉場見在糧米一百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石零，料豆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石零，草九百二十二萬三千四十束零，宣府各城倉場見在糧一百一萬二千九百石零，料豆七十四萬二千四石零，草八百五萬零，計二鎮糧料草束見在之數，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穀三四大凡各處年之用，少者亦可穀二三年之需，况大同并各城堡每不敷必致移動主兵糧料而主兵亦不足矣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

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候事機必須再爲斟酌措置庶幾有備無患查照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股引鹽開中一百五十萬引合無行移戶部差官前去大同宣府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糧料草束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塲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收銀兩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并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城陽和等處以濟一時之急臣等又看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

先其遠者後其近者

販有禁例是以商人一聞各邊開中樂于趨赴邊儲充足事機不悞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于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邊儲闕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

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就聽各官徑自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叅奏置之于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致難矣

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朱暉等會同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

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上下相維大小相統易于成功不致誤事仍將選定總領官員職名徑自具奏

爲大修武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武備防虜

切惟胡虜爲中國患其來非一日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汎掃胡元以一四海功烈之盛亘古莫匹乃以北平實殘元之故都密邇胡虜故于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各設都指揮使司以統重兵于四處封建代谷寧遼四王以爲藩籬復慮後來忽其虜

患被其侵犯。故以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載之祖訓之內。其禦虜之計。亦已切矣。迨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舍金陵之華麗。卽遷都于北平。聚天下精兵于此。居重馭輕。睿意有在。時征胡虜。出塞千里。胡虜畏服。不敢南牧。其防禦之謀。亦已深矣。至宣德年間。老將宿兵。消亡過半。而武備漸為廢弛。至正統年來。虜酋也先生。有大志。收併部落。其勢甚盛。假以進貢。窺我虛實。我之備禦。全不介意。一旦舉衆犯順。宣府大同。勢不能支。王師遠討。十數餘萬。土木之敗。其

如使此時王師不出不

禍甚慘。過邊鎮受其騷擾一而已胡兵直抵京師。幸而謀臣勇將。左右周旋。天

佑中國。卒保無虞。至今讐耻未雪。自後虜酋雄長不一。我之邊方。累次失利。而彼胡虜。未嘗遭其大挫。近來虜酋。火篩。梟雄。桀黠。罔來進貢。常欲犯邊。誠恐部落歸從。養威蓄銳。擁衆南侵。是亦昔之也。先也。我之所恃。以捍禦北虜者。惟大同宣府二鎮。以為藩籬。但各鎮軍馬。通不過六萬。而十分精銳。亦止二萬有餘。所守地方。一千餘里。兵分勢寡。彼聚而侵。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其次所恃者。惟以京師為應援。

但京軍勞敝已甚，加以教習之未精，強弱之相半。卒遇大敵，豈能支持。臣等于邊方之事，京營之軍，節次奏行各邊，但將官少，諳謀畧，士卒不知節制，加以鎮守官大肆貪殘，巡撫官少，振風紀。若遇小寇，則漫散而追，僅能斬獲一二。如遇大敵，輒墮計中，而爲之喪敗。今大同宣府并各邊之兵，其勢大率類此。原其所。以實由操練之日少，而教習之無方也。邊方尚然而京營之兵，狼狽尤甚。欲望克勝大虞，實以爲難。臣等聞之，永樂年間，士馬精強，甲兵堅利，官軍出征，所需之物，多係官給。今軍士出征，合用物件，十無一二。雖賞官銀一二兩，臨時豈能逐一措辦。所以遷延月餘，不能起行。倉卒之際，豈不誤事。此尤大可憂者。臣等今將整飭武備十事，條陳上請，伏乞俯賜施行。

計開

一北虜自十歲以上，就學弓馬射生度日，不待督責，所以弓馬便捷。我之軍士，弓馬自不能及。凡遇小寇，固能擒斬其一二。若遇大敵，多不能支。以其無可勝彼之器具也。昔金兀朮以拐子馬衝我堅陣，無不敗。

者。岳飛以麻札刀勝之。金人大懼。今各邊軍士。止用弓箭腰刀。何以勝彼。往往致敗。先該本部奏准兵仗局造樣。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將各衛局匠。俱于布政司團局。成造斬馬大刀。盔甲弓箭腰刀長牌等項。近有陸續解到者。儘爲可用。數亦不多。已經奏給宣府大同。盔甲等項。各二千副。件去訖。今聞北虜俱用長刀。直衝我軍。所以軍輒敗北。是。我。之。所。長。者。彼。已。得。之。矣。以今觀之。須每隊給與一十把。臨時出奇制勝。使彼前鋒大遭挫敗。彼方知懼。不敢輕我。合無通行

河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并直隸府州。將原造軍器。作急起解前來。俱在工部收貯。以備出征應用。仍照前歲成造軍器事例。通拘各衛匠役。在于本城。支給官銀。買辦南鐵。照依今發去式樣。斬馬大刀。山東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千把。南直隸二千五百把。福建三千把。江西一千五百把。俱限今年九月以裏。解送工部交割。俱收九門城樓。以備應用。違期不到者。三司官員一體叅究。一團營軍士。近年以爲因做工頻繁累及艱難。平

昔不曾置有兩具。羶衫等項。今夏天不得已出征。隨身軍器等項。若無羶衫。萬一卒遇大雨。盡爲所濕。必致損壞。臨時豈能應用。羶衫一事。最爲軍中急務。闕少之際。用銀一兩四五錢。方買一領。而賞賜銀兩。已去十之七八。所以只得顧借。臨時應點。起程之時。依舊無有。因而在逃者亦多。除今次出征外。合無行移陝西河南山東北直隸保定等七府。分派所屬州縣一總。做造羶衫。陝西山西各四千領。河南山東各三千領。北直隸共三千領。每領長四尺。濶一丈五尺。務

要緊密如法。止用椒礬水洗。不用麩糶。致生蠱蛀。完日布政司并直隸府分。一總差官管解。沿途應付車輛裝運。前來本部告交。俱收于九門城樓。如法堆放。團營差撥官軍看守。每年夏天晒晾。如遇團營官軍出征。不分冬夏。每軍給與一領。回日交官。一體收貯晒晾。

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見在民壯。係正統十四年。因北虜也。先擁衆犯邊。官軍喪亡甚多。京師戒嚴。兵部建議添設民壯。以備守城等項。以後事寧。有司官員。遂

將民壯。雜項差使。以致人多不堪。補民壯如克邊軍。近來州縣不過視爲阜隸。專令接官擡扛。雖非軍人。終係在官之數。已嘗行令所司教習武藝。遇警聽調。今大同達賊侵犯。恐腹裏地方人心驚疑。一時無人防守城池。不無誤事。合無行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直隸委各府佐貳能幹官。各親詣所屬。將原有民壯逐一揀選。年力精壯者分爲三等。河南二千名。山東二千五百名。北直隸二千五百名。備開年甲籍貫在冊。仍編成總

小甲隊伍。定委各州縣佐貳官一員管領。各置器械什物。用心操練習熟武藝。分巡官不時提調。每戶優免人丁三丁。幫貼盤纏。不許私自更替。仍將選過民壯等第。各造冊繳送本部備照。鎮守太監總兵等官。將在鎮見操軍馬。自行揀選。爲標下名色。有四五百名者。六七百名者。凡遇追剿賊寇。本官前去。方纔跟隨。其餘副叅等官。俱不敢帶遊兵。亦不敢選。以致殺賊之時。精兵數少。此乃各邊通弊。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前項各官標下之兵。盡數查出。歸于本

營當選遊奇兵者。一體揀選。敢有挾私占愆不發。許其明白具奏。以憑參究。其遊兵中間果有老弱不堪者。亦要公同揀退。一體選補。仍各將選過遊兵。并查出標下官軍數目造冊。

一胡虜以弓馬爲先。我之禦胡亦當有備。庶不至于敗挫。昔吳璘與金人相拒于興元。璘置拒馬木以禦。分番輪戰。而金人卒不能逞。其法以長木爲身。長八尺。徑過五六寸。如鹿角木樣。中鑿小孔。安小鎗鎗桿。如雞子大。行則束縛馬上。可帶如遇賊衆。我寡列此。

爲營。擡之而行。登山赴城。賊不能衝。今所造木牌。體重難用。舊樣用苗竹斷截爲片。用生牛皮爲條。趁濕穿之外。用牛皮裹之。畫以五彩虎頭。取其體輕。遇警最可葦矢石。此皆軍中之要務也。乞敕工部。成造拒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滾刀五千把。完日收於九門城樓。凡有出軍。領與軍前應用。庶先事有備。臨敵無失。

爲成造堅利甲兵以防虜患事疏

防虜

照得克敵制勝。固在乎官軍之奮勇。尤在乎甲兵之

堅利甲不堅，則不能以遮矢石，兵不利，則不能以挫賊鋒，故古人云：甲不堅，是以其卒與敵也。本部向因天下衛所年例成造軍器，有名無實，徒費錢糧，俱不堪用。已經奏准行移內府兵仗局成造，盔甲腰刀斬馬大刀長牌弓箭等項，發去浙江等都司團局照樣成造。已有解到之數，俱為可用。今看得凡京營官軍每遇出征，止關與軍器局所造盔甲，其甲中不掩心，端肅公於軍器瑣務留心如此下不遮臍，袖口太寬，又多壓肩，不掩心則不能遮矢，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而甲葉不

堅，軍士豈能披之而盔，又平常甲面布多藍色，不足盛軍容，而振軍威。臨敵誠為誤事。況今邊方多事，正係繕甲利兵之日，臣文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之時，南京軍器局所造軍器，每年內外守備叅贊官員親詣本局試驗，其甲頗堅，甲面布色亦青，但甲亦重二十斤以上，袖亦壓肩，不知前項軍器置之何用。即今京庫闕少盔甲，乞敕兵仗局成造上樣盔甲各二頂，副腰刀二把，其甲重十八斤，盔二斤半，發與南京軍器局，着令管局內外官員照樣成造。務將甲

葉冷端數百錘使之十分堅固。擲地有聲方爲得法。甲面務要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線穿者。其線亦要精緻。而盔要低矮。不宜太高。亦須端到。自不生秀。在京軍器局所造軍器。合亦照南京事例。團營提督內外官。并工部堂上官。每年公同給事中御史試驗一次。如有不如式者。令其依式成造。伏乞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

爲豫防黠虜奸謀事疏

防虜奸謀

臣於六月十七日聞朵顏衛進貢夷人到京。該大通事詳審得。說稱本衛大頭目阿兒乞蠻與小王子結親和好等情。其事未知的確。臣先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大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的知道。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朵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卽是俱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重復。

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或被朶顏衛爲彼鄉導，引領大眾，俱到本衛地方割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卽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彼賊朝入搶掠，夕可計歸，彼處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朶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輸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攘

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畿民爲之驚擾，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乞敕兵部，一面于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員名，前去密雲，各整點器械齊備，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乖覺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卽今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爪探的確，作急回奏。如果東行，卽將原定二處軍馬，就便起行前去，所據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務在度時審勢，不可輕率悞事。又恐此虜謫

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將及半年。合無兵部奏差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限八月初起程。取便俱赴永平。聽候欽差武臣。一併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仍乞欽命知兵武職大臣一員。前去往來提調防守。若大同宣府聲息緊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剿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不可空虛。若只

依前擬或又調遣赴邊征剿未免京師兵少非居重

馭輕之計臣思得順天并保定等八府原有選定民

兵八千餘名比先真定府知府張琬大名府知府李

可濟實用

選用民兵止須郡縣得人自能訓練

瓚俱能操練儘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

勢猖獗再無應援之兵若將此等民兵用心操練臨

時亦可調用合就令兵部差去官員一員在于真定

等四府一員在于保定等四府將各府所屬原僉民

壯俱從容調取赴府逐一揀選分為二等一體操練

一則可以振揚威武一則可以守護地方亦可以為

京師之援揀選畢日造冊在官仍每名免戶下三下

專一供給盤費其馬匹盔甲弓箭什物宜從兵部設

法整理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斟酌上請定奪

為經畧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防虜

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患貴豫防事貴有備故書曰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微彼

桑土綢繆牖戶是皆思患豫防之意有天下國家者

不可不加意焉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

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為邊患故於甘州設

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為全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脉之相屬。以捍禦夷虜。又分封肅慶代谷寧遼六王於甘州寧夏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凡百軍馬。俱聽節制。以藩屏王室。遇有寇賊侵犯。就命各王掛印。克總兵官。征剿各邊。初無總兵鎮守巡撫官之設。彼時胡虜遠遁。邊方寧謐。聖祖于西北設兵禦虜之謀深且遠矣。迨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嗣登寶

位之初。遷都北平。親率六師。將勇兵強。武備極盛。所

以虜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將大寧都司。掣于直隸保

定府所屬。營州等十數衛。俱掣于畿內。寧王亦遷於

江西布政司。却將其地分與今朶顏等三衛。達子居

功故分地與之。然中國之險亦失矣。

住。除官降印。為我藩籬。神謀睿算。固有在矣。且三衛

達子。每歲朝貢來京。朝廷優待隆厚。彼時固不敢

為大患。但彼狼子野心。終存夷性。往年虜囚也。先犯

順。彼曾為之鄉導。以犯我京師。且甘涼寧夏。俱在河

外。大同宣府。內有偏頭寧武。鴈門紫荆。居庸等關。其

險可據。外有邊牆重兵可恃。遼東亦有山海關之固。惟永平薊州一帶。因掣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所。再無藩籬。所以與胡虜止隔一山。不及二十餘里。內俱畿甸之民。生畜繁多。素號殷富。宜如各邊鎮巡等官。同居一城。團操軍馬。大振威武。外以懾服胡虜。內以拱衛京師。乃爲上策。但先自正統九年。大軍征剿三衛達子之後。止命都指揮一員。在於獅子峪鎮守。至景泰年間。方命通政鄒來學。往來整飭邊防。以後漸添鎮守內臣。并總兵官。巡撫都御史。今總兵太監都御史。各居一城。相離寫遠。分統軍馬。會議邊事。止是行文。况設立邊營四十四處。關一百一十二處。寨七十七處。俱要分布軍馬在內。兵分勢寡。應援實難。其與各邊鎮城事體。大有不同。而分守關寨官軍。見在者少。賣放者多。總兵太監都御史所統者。多不過三四千。各叅將所統。不過二三千。各城操練。又無一定之規。徒使兵分。無益於事。目下鼠竊狗偷之賊。固不足慮。倘遇大虜兵難卒集。憑何捍禦。况今虜囚火篩部落日衆。奸謀日深。往往敗我邊兵。得其厚利。已有

輕我之志。其三衛達賊最爲狡詐。永平道路無不周知。萬一被大虜收併爲彼前驅。從燕河營等處。平漫地方而入。相近京師不遠。其患有不可言者矣。且永平自古爲盧龍大郡。曾設節度。久屯重兵。今本邊關係甚重。而防守疎略。有識者爲之寒心。已嘗具呈本部。奏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各邊地方俱分三路以守。本鎮守臣各居一城。各領軍馬。不分地方。恐難商度。仍着某城寬大可容鎮巡等官。團操軍馬。會議邊事。所守地方應否分作三路。各有所司。續該各官回奏。別無大城可居。雖居一城。有警分投領軍應援。亦使反覆論辯。意在從舊。臣等看得永平一鎮密邇京師。切近胡虜。委的藩籬單薄。武備廢弛。軍馬未精。邊牆少固。事體不一。他日恐誤大事。必須差遣大臣。徃彼經略。庶保經久無虞。合無疏名上請。簡命識達事體。諳練老成官一員。不係憲職者。兼以憲職。請敕前去薊州。會同鎮巡等官。自密雲起。直抵山海關。逐一相看。某寨某關。不係緊要去處。應當減去。止令修築牆垣。或斬削偏坡。務令高堅陡峻。不通人馬。某

處當修築高墩。以便瞭望。某營寨合當移於某處。某處可總屯軍馬若干。某處營寨軍馬當減去若干。某處當蓄糧草若干。其太監總兵官都御史副總兵各處一城。於事體邊務。有無便利。今若將退出各將關寨營堡并三屯建昌二營官軍。并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協守副總兵同處一處。當居何城。或可在永平城內。或於三屯建昌二營某城。可以增展以容。或當另築一大城同處。如各邊事例。會議邊事。同操軍馬。其三屯建昌二營官軍。或當量留。各積糧草。遇有警急。以便軍馬駐劄。互相應援。其沿邊小營。應該若干里存留一營。其餘盡行減去。凡百合行事宜。輕者從宜處置。重者具奏施行。

爲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疏

罰俸

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扣算。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

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况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卽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古者旣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似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錢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職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爲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疏

弭盜

此疏是端肅公爲大司馬時所上。是邦政之大者。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

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
之世，辨敷五教，而臯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
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
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
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
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殫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
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
強盜，何則？強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
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
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
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
錦衣衛捉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
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
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
者，所以良善者此亦止盜肅治之要道也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旣正，盜
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
奉 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

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卽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旣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賊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

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賊仗真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

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五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王元琮青城參閱

徐文靖奏疏

疏 徐溥

論選庶吉士疏

比給事中涂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

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
 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謂吏部同
 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
 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
 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
 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
 與輔世之佐咸有賴于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
 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
 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

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

庶常之選今已停罷若復舉行則此論為

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

九

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

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

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

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于東

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即收

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

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于

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論時政疏

方術

臣等伏觀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兵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時聞奏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荅之出動經畧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卽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間時召面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

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錄。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建不時。賞賚無筭。黜退道官。復昇真人。賜以玉帶。

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政疾。遂隕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如神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况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

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且自古姦臣妄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疲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莽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肯誰爲。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止崇王朝見疏

親王朝見

今日早。司禮監太監韋泰傳諭。聖意以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思念崇王。欲令人入朝。命臣等查照。襄王

入朝事例。臣等仰惟太皇太后之聖慈。皇上之聖

孝。皆天理人情之至也。但分藩建自有成規。奉旨入

朝。原非常例。襄王之朝。乃在英宗皇帝復位之後。與

今日事體不同。憲宗皇帝聖孝純篤。所以奉養

太皇太后。無所不至。而臨御二十餘年。亦未聞崇

王等入朝。蓋以母子之情。一時之私。朝廷之計。天下

之公。故寧拂私情。而存大計。此誠聖子神孫萬世

所當法也。况今國用繁重。府庫未充。天災流行。民力

已竭。山東河南一帶。霜雹交作。春田告荒。而二三年

間。親王之國。朝廷篤念親親。恩禮加厚。船隻車輛。倍

於往時。加以輔導非人。罔知約束。需求財物。夾帶私

鹽。所過地方。貽害非細。官吏惶懼。人民怨嗟。益王之

國。又在八月。往來供億。何以堪之。又况今年當天下

朝覲之期。各處王府具奏入朝。俱蒙皇上賜書諭

止。若此端一開。各府親王無不歆動。爭相陳乞。朝廷

雖欲止之。恐亦難分彼此。縱能止其入朝。未免曲加

賞賚。以慰其心。費用不貲。事體無益。不可不深思而

預處也。伏望皇上益積孝誠。婉容陳說。如太皇

太后聖情切至。特遣內臣量齎賞賜。遠加慰問。則皇上睦族之仁。與朝廷定分之禮。兩盡而無遺矣。臣等惓惓爲社稷生靈至計。偶有所見。不敢不盡伏乞聖明裁處。

論占城安南事宜疏

占城

占城國乞差大臣往本國。將安南所侵境土。盡數退還。各衙門兩次會議。皆以爲不必請勅。續該司禮監傳示。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皇上一視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臣等竊以事理揆

之。春秋傳有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爲意。若占城者。尤小而疏。臣等伏覩皇明祖訓。有曰。占城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後於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來奏訴。憲宗皇帝屢勅總鎮兩廣都御史。爲之區處。而安南上奏。彊辯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

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

事体如此亦所當慮然朝廷何事欲遣使必

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

執迷抗令。則使臣無以復命于朝。邊將無以揚威于

是內臣有奸大喜功者主之耳

外。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爲處。若置而

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

觀 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

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

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

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 聖言

誠萬世如見之論也。况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

強弱何如。而欲廢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爲無益之

舉。尤不可也。且哈密爲土魯番所奪。二三十年間。命

官遣將隨服隨奪。至今未寧。及各處土官互相讐殺。

亦不能槩以王法爲斷。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

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

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得令有司行文論之。足矣。何

必上厯 聖慮。特爲遣官。况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

羣臣者。令衆口一詞。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於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文移傳播外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爲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皇上行之。何敢故爲此逆耳之言哉。

論三清樂章疏

樂章

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

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爲貴。物以簡爲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蓋祭非不欲頻。頻則反瀆。物非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黷于祭祀。時謂非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爲天止一天。豈有五帝。况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大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

高下。有制度。有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况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爲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似太祖爲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黷禮事天。臣等

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以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此舉也。且古之帝王。必資輔弼以成治化。舜大聖也。其命禹之辭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蓋惟恐臣之不盡言也。仰惟祖宗所以置文淵閣簡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論講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臣等待罪此地。積歲累時。今經筵早休。日

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以乘間而入。此皆臣等講讀不勤。輔導無狀。不能事事規正。以啓陛下之聖心。保陛下之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于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伏願陛下垂日月之明。廓天地之量。俯加鑒察。曲賜依從。臣等益當勉策駑鈍。庶幾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

終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水 周立勳勒卣

楊 葵子常參閱

楊文懿公奏疏

疏

楊守陳

題禮儀事

祧廟

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

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宗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今已定九廟之制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宗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停禮。臣議若此，眾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

思之，竊以為詔書九廟，今已定制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

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

宋時祖、僖祖之議往往

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

不能決。朱紫陽主之。

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

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

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

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

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

又祧光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禘之時，則

此與今制同。

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

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于與聖廟，不預禘祭，而太

廟正東向之位，而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

至神宗，已祧禧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禧祖

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禘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

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

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

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

高宗以來，如董彛、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

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禧宣二祖，別

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

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于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宗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儒者分太祖始祖為二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傳聞達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祧廟
平露堂

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于興聖廟。宋遷僖祖于四祖殿。而遠隔別亭。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

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于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于宋者。而必欲行之于今乎。今太廟旣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

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矣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

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于古而宜于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于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

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學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

此辨更爲精確。

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溯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

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于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

祖之有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

此論最得既無下祔之嫌又使藝祖得正其位

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

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無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

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于國邑。

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于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

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大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無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于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于先王之禮

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裔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裔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裔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于一時不廟鯀于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于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旣毀之廟不立也宋旣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旣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旣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

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于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旣毀之廟不立也宋旣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旣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旣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

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誰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于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于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

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卽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

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旣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

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禮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强辯，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荼、太常寺丞王晉皆請祧僖祖而祫祭。

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祭而尤切。旣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卽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于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旣不可謂之合食，而禋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

別廟白當藏于太廟亦不爲僭而失

卑之、又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歿亡如生存之

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郃，而不屈已自竄于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

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

而難通。不若還禧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禘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禘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禘祭。則毀

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禘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

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旣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論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荼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逆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旣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

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啟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

取鑿本議不嫌太甚

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不言文王為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為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為恩，尊僖祖為義，固當。

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亦可以期斷。祖考之謚。亦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于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

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旣爲此議。續訪

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于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于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

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圍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圍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

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于世俗之儒也。願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于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垂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祔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

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

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于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

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卽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于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嘗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爲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

多也。禘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為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于契。稷廟以契。稷為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禘祭無不尊之。唐興由于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禘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禘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

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玄宗廟議其

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之文。太

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議同周之后。稷高祖

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唐事比周深為得宜義同周之文王。太宗

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

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

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

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

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禘議。與遷廟議實同一

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為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為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于後寢。裕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恰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七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叅閱

椒丘文集

疏

何喬新

覆禪補治道事疏 刑律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稱。要將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

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及民人誣告十人以上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并拏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等因臣等將所奏事件逐一參詳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本部尚書何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擬欽此

計開

一編罪囚以足兵戎臣聞兵者國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充足精強邦家攸賴臣看得河南衛所軍士消耗十分已五六矣各處雖有充軍官員但以歲久人亡版籍更易百名之中清無二三見在揆之天下大抵皆然若不量爲處置兵政何自而足查得見行事文

職官吏監生有犯枉法滿貫絞罪者充軍其餘軍職舍餘民匠等項犯該一應雜犯死罪者立功哨瞭運炭做工納米擺站等項發落切詳此等囚犯二日兇暴貪戾藐視 憲章犯罪至此已該減性雖有准贖之例終係死數之人及照各該有司地方有等丁多財富挾衆行兇欺打良善把持官府攬奪行市厚取債利侵奪平人產業強臺欠戶妻女豪民及竊盜俱係梗化爲惡之人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

武職官監生旗軍技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 前件看得御史文貴要將犯該准贖斬絞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技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及豪民欺打良善

把持官府、撓奪市利、侵占田產、強奪妻女、犯罪至流者、竊盜得財、犯罪至徒者、俱免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原籍附近衛分充軍、蓋以兵備多缺、欲以此等囚犯填實軍伍也、切惟兵戎之備、固當究心、然祖宗之法、尤當慎守、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制爲律書、輕重適中、度越前代、其後以死刑條目頗多、又定爲真犯雜犯之等、真犯以時處決、雜犯照例收贖、經今百有餘年、罔不稱便、今要將吏民人等有犯前項斬絞罪名、及豪民竊盜、有犯前罪至徒流者、俱發附近衛分充軍、非惟人情驚駭、亦於舊制有違、不若照舊爲便、

一、改遷民以助兵食、臣聞保邦大要以兵爲先、守國良規、以食爲本、查得見行事例、凡民人誣告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爲民、臣於成化二十年蒙先帝差往口北巡按、到於保安州、查得彼處自景泰年間以來、遷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戶見在、其餘俱各隨到隨逃、其舍人發回原籍者、又百中無一而去、是徒有遷發之

名而無遷發之實也。切詳此等囚犯，刁詐險惡，或誣陷良善，或殘害宗枝，罪惡深重，實當遷徙。但多顧戀鄉土，不肯遠離，潛栖故廬，不敢顯出。官府不得其用，本犯不安其生，兩無益也。合無乞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有民人誣奏十人以上，該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該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督令屯田辦納子粒。如此不惟犯人得免遠離鄉土之苦，抑且衛所小得足食足兵之助。前件看

得誣告十人以上，及舍人妄爭承襲宮職，侵奪卑幼產業，俱係誣陷良善，殘害宗枝，罪惡深重之徒。誠如御史文貴所言，然此等囚犯，或發口外爲民，或發原籍當差。法如是足矣。若發附近充軍，彼無離鄉去井之苦，將益肆其誣陷殘害之心。視潛栖故廬，不敢出官者不侔矣。但發口外者，隨到隨逃。發原籍者，百無一去。誠有此弊，合無行移戶部查通年發去人犯姓名，轉行原發官司，逐一查究。中間在逃并未到者，除遇例放免外，其餘俱要行原籍官司，照名拘解前來。

編入圖籍責令里老收管毋致逃竄則前弊可革矣
一發礦賊以實邊衛臣聞立法尚嚴爲政貴簡切照
河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閑礦洞徃徃
各處人民聚衆盜取查得見行事例偷採銀礦囚犯
初犯枷號三箇月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不
問軍民舍餘係河南籍貫者發遼東邊衛浙江者發
福建沿海衛分福建者發浙江沿海衛所各充軍家
小隨住切詳此等囚犯結黨聚衆玩法非爲其初犯
問發哨瞭擺站之人徃徃逃回又行恣肆侵盜雖經

再獲原無刺字之律俱各變易姓名更改鄉貫無所
查對是終無充軍之日也卽今前項山洞礦賊又復
滋蔓若不量爲處置恐後糾聚日衆不無貽患地方
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但有拏獲礦賊不分初
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庶使賊
徒不遂詐變之謀邊衛小得填實之助 前件查得
先該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稱軍民偷採銀
礦初犯枷號發落再犯發邊衛充軍已經通行遵守
去後近年以來河南浙江福建有等奸頑之徒嗜利

玩法，往往聚集兇徒，少者二三百人，多者七八百人，強採銀礦，甚者憑據險阻，拒敵官軍，搔擾地方，訪得先年處州葉宗留亦因聚眾採礦，馴至攻劫府縣，況河南等處連年饑饉，人民流亡者多，誠恐屯聚山谷，採礦圖利，漸生厲階。御史文貴所言誠爲有理，合無依其所奏，通行各該布政司等衙門，今後但有糾集兇頑盜採銀礦，百十爲群者，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發原擬地方充軍。若有逃回潛住者，許令自首，仍發原衛着役，不首者着該管地方里老緝拏送官，照依兵部見行事例，枷號三箇月，滿日改發極邊衛分充軍。里老隱情不首者，一體治罪。如此，雖未能足兵，亦可以徵惡矣。

書

答余司徒

停徵山西荒糧

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總軍務，蓋朝廷以北虜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邊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爲歉，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

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于叔姪相食，姻婭相屠，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糜盡槁。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苛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慮爲已累，但將平陽所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

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派邊糧，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爲盜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翊贊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悞國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逋復業者，十纔一二。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憂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爲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飼之以粥，尤恐其不

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派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煩閣下憫此方羸餒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候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飢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艱畢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同祿米僕已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關領書辭繁委不勝悚懼

與少司馬李公勉

蜀除科徵

臨鎮以來邊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饑公私匱竭茲因條陳救荒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內軍職比試一事議事本內禁冒襲設軍站二事皆屬貴部掌行會議之際萬望維持倘得准行山西軍民之幸也前者因奏事人去已曾奉書想達左右矣區區備員巡撫材薄識劣無足爲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弊極矣荒歉之餘加以疫癘而戶部催徵糧草正急軍民流亡不知其數死者相枕藉于道殆不忍言嚮者屢

陳救荒事宜及請蠲除科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抑馴至今日公私匱乏所謂未如之何矣萬一飢民嘯聚攻剽劫奪僕之罪固不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今王府祿米尚欠二十三萬鎮西潞州瀋陽等衛并儒學驛遞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有糧十萬石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兩戶部行令買金解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闕布三十餘萬疋及戶口食鹽尚多未關者夫捐三十萬疋之帛與數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爲利害孰爲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聞兼乞蠲除科徵但恐權奸沮撓則異日之患有不勝言者伏惟閣下爲天子之股肱爲朝廷之著蔡諫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望維持而施行焉

寄劉太保翊

山西邊防

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黼座謹以瀆聰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疲兵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北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

大以聞朝議遽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債

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特京兵以援邊數年來京軍凡幾

出而幾戰平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雖非善法亦可見當時京兵尚強也

亟肄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閫果何為乎

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得無可慮

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

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

生近閱視為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銳

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

無益弱乎况聞其地乏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水落

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

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故以

獻諸左右

記

新建巡撫院記

南贛撫院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為寇其始甚微萑苻

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寢熾

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

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閩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
 駁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勦其南則竄于北。時鎮
 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
 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
 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
 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適合辭以聞。皇帝俞其
 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眾之才者以
 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于贛。而

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
 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
 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
 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勅巡撫一
 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迺請
 于朝。命副使談君俊叅議李公魁鈎按府庫羨財。
 市材僦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
 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
 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牆之南。又

立三司廳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于弘治八年十月落成于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閣崇墉規制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蒞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患為近宜以隸公朝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內固

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于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益知近者不卑設督臣為失策也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天子納用群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祇奉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闔罔敢差池異時群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八
卷之一
十三
偉烈銘彝。而垂竹帛。豈直追踪趙張二公而已哉。
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歿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
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爲之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八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萃亭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沈 泓臨秋叅閱

秦襄毅公奏疏

疏

秦 紘

獻戰車疏

戰車

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車戰乃夷狄之所短。古有元戎小戎。武剛偏廂。諸車制猶未周。臣推廣其制。另造

一車。車高五尺四寸。廂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寸。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并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獸。轅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廂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掎角夾攻。或邀賊歸路。庶可謂萬全之策。

邊備事宜疏

陝西邊備

公存三邊先後斬首虜九千級修堡塞一萬四千

蓋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為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

所割山崖三千里亦西邊良將也

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

此皆達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相傳。互為應援。此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為隨山修堡。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叅錯。此第三阨也。又進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

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為牆仍各留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用鐵裹牆上各建營房分兵阨護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第四阨也。夫賊路固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迷人馬力疲况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來攻者易賊欲入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為得策今將應修處置所畫圖具奏

論固原邊事疏

增築屯堡

固原向屬內地成弘之間遂為虜衝升縣為州開

臣自到固原凡事必詢謀僉同復折衷已意臣見固

建制府屹然成一大鎮首任總制者秦公也

原人烟蕭條城池湫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鹽立為定價賣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驛子川獅子川石硤口韋州袤延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十萬頃韋州迤東至花馬池亦不下萬頃但曠野近邊人無城寨可依盡為拋荒况腹裏商民輸納貨賣寧夏者野食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失陷欲

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五百人。驪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住種。計頃徵糧。姑以十萬頃爲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之往來者。遇警有所依避。計畫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正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牆。厚三丈高二丈。牆之內外各掘溝塹。深濶各三丈。以爲防禦。若使此牆果能阻賊。牆盡之處。卽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冰。亦徒勞無益。且臣議築堡用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牆。寧夏延綏共三百里。牆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千人修二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至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之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馬

處。卽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冰。亦徒勞無益。且臣議築堡用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牆。寧夏延綏共三百里。牆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千人修二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至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之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馬

怯弱墩堡疎遠達賊一入卽至固原而入腹裏故花馬池必當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等處必當增築任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柳楊墩紅山墩迤西二百里該築一堡而寧夏官狃於偏黨危言阻擬然功已垂成勢不可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令臣巡撫寧夏督軍以成此邊防爲便
許襄毅公奏疏

疏

勇士名額疏

裁省勇士

許進

勇士名雖此最爲內臣養馬實爲禁兵防姦禦侮關係爲重近進充者五百五十人未論其身力武藝其中尙多稚子年方五六歲者此類以牧養則未能執轡以操練則不任荷戈每歲月糧爲六千六百石而冬衣不與焉卽今災異頻仍倉儲告乏可復啓濫收之門而增坐耗之蠹乎望收回成命俱各裁革或勅御馬監內官會同本部從公閱其年貌膂力堪養馬操練者留之而裁其短少羸弱及家有二三名以上年十五以下者若前此查革詐冒之人仍復夤緣進充者宜謫戍

邊衛况內臣進克勇士例在身後未生前進克亦未有一時並進至四五百名之多者乞通行戒諭仍如前例施行。

興革事宜

內臣積弊

疏多奏革內臣積弊公在吏部時雖不甚與劉
一重爵賞以救時弊捕盜陞賞先朝有定例近緣聽人報効貪冒功賞名器太輕宜掣回令供本役止責
成東廠錦衣衛并義井各官軍旗較分地巡捕其大勢兇賊奉有特旨緝獲者即時論奏餘尋常賊犯俱以三年為期查例論功一減皂隸以蘇民困各處僉

解京班皂隸為七千四百五十餘名除分撥諸司之外尚餘四百四十餘名今擬留柴薪六十名直堂諸色三十名以備增置官員取用餘各照地方分派減免一遵成命以振兵威近清查內外諸司役占官軍應裁革送操者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太監魏興蕭壽夤緣阻格而各官效尤不逞一軍送操清查之舉徒為虛文請如前旨斷于必行興利除害此其大者一革冗員以清門禁皇城各門內官原額正副各一員後雖漸增亦不過三四員且無納錢之例也

後雖聽其稍取綱中錢亦有定數。近來冗員數倍。誅求過多。軍士守門三日。用錢萬二三千。罄直米月糧。猶不能辦。京城九門守卒各二百。以官多占役者半之。是使禁衛之兵。盡為私卒。望查舊例。止選廉謹者四員。餘退回別用。仍嚴禁科擾。一嚴比試。以復舊法。武官襲職。比試弓馬中者。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併鎗得勝。收補。若不併及。併不中。亦革充軍。此舊法也。近來徒存故事。多出姑息。是以管軍人員。多不開于武藝。今後本部委堂上官一

員。公同內外監比官。嚴加較閱。仍行各省鎮巡官。查出未併鎗旗役。俱照舊制施行。一蘇困苦。以隆繼述。內官司苑局種菜。裏外牛房養牛。旗軍先年因所司。占用侵尅。逃亡數多。一軍逃。則衛所官月償銀一兩。卽見役亦助米一石。議者病之。乃請立嘉蔬蕃牧二所。選官管理。于事最便。未一年。司苑局以不便。已私奏革嘉蔬所。乞如舊復立。不許該局干預。庶貧軍得免科尅之害。一清文引以祛宿弊。內官家人出外。例給順天府文引。近射利之徒。投托告結。前往宣大遼

陝各邊城堡倚勢爲奸擾軍罔利宜嚴加禁約其非
往邊方者照舊給與亦必覆實而行年終該府仍通
將內官家人給過文引總目奏繳庶人有所警一禁
泛濫以省驛傳各處驛傳疲困已甚宜著爲定例凡
遇內官差出惟本身照例應付廩給馬匹車船人夫
其奏帶之人止應付口糧驢匹紅船不許違例奏擾
王府及鎮守分守內外官并三司所差奏事人員非
飛報軍情諸重事毋得泛濫起關多勒夫馬需索酒
食折乾之類

求旌毛忠疏

立祠

故伏羌伯毛忠生長邊疆性資忠勇自永樂至成化
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叅
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
涼州城外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固原叛賊滿四等
作亂忠統軍征勦與姪孫毛愷等奮勇當先一門三
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晝夜相持矢
盡力疲士卒失色皆自謂死不旋踵而忠感激諭衆
殊死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嘆服降者甚衆至於石

城之戰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已勦平。向日隨戰老卒。備悉其情。每時言及莫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靈乞庇。今見聖朝賜立忠義表坊。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行。乞于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唐允諧季尹參閱

王威寧文集

疏 王 越

屯禦疏 邊鎮屯守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

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卽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

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人民大飢。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

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安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

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冬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克其饋餉。如虜將

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梃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王晉溪亦言全陝立總制為失策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處置邊務疏

邊備

臣准兵部咨為災異事。該鎮守陝西太監劉祥會得署右都督白玉。左都御史馬文昇。題稱虜賊潛住河套。犯我邊方。將及四載。軍民日益罷弊。備開禦賊方略有三。其一。遇此賊將近花馬池邊方。我則通調各路軍馬。俱集花馬池一帶。若彼懼不敢入。固為得策。若擁眾而來。其鋒甚銳。勝負誠不可必。此策之下也。其二。欲截歸路。必須縱彼深入。速調各路軍馬會於

萌城鹽池一帶待彼得利而歸我則奮勇一擊縱無
 大捷亦無大失此策之中也其三趁今賊馬瘦弱將
 客兵暫掣腹裏以隱其形彼則以為無備必然入寇
 一聞近邊聲息我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一帶
 若賊到鞏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
 掠相機邀擊寧夏軍馬於萌城一帶榆林等處軍馬
 於花馬池定邊營一帶截殺此策之上也萬一賊知
 有備不肯深入必須分守若只如今日分兵在邊亦
 非良策軍馬既已在邊必須供給糧草管糧官員嚴
 督催餵民懼法度日夜運送達賊在邊窺俟搶掠是
 彼以逸待勞而我饋糧於敵深非守邊之法莫若申
 明有宋備夏緣邊之制以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
 等一帶城堡為緣邊糧草不動就令本處軍馬守支
 賊來不可輕出賊人互相傳報以米脂綏德安定保
 安環慶平涼固原等處為次邊將客兵分布駐劄賊
 入腹裏次邊軍馬待其分散乘機截殺必能取勝却
 將該運糧草於次邊上納緣邊既無運送之人達賊
 終無施其奸計深人被截殺在邊又無取掠縱不

○輕○致○彼○之○重○也○但○恐○資○糧○既○少○守○者○不○能○自○固○反
○此○為○引○人○入○深○地○以○我○之○

過河陝西軍民尚可支持數年。不至十分罷弊。若必

失險勢與敵共之耳

如今日而守。軍馬不掣。非惟人民逃亡。抑恐致有疎虞。誠非經久之計也。乞

敕兵部計議。轉行叅贊軍

右都御史王越。再議採擇施行。臣等叅看得白玉

等所言禦寇三策。詞雖可取。而行皆窒礙。其一如遇

賊近邊。通將軍馬俱集花馬池。殊不知客兵分布防

守。動經一二千里。路途險阻。卒欲調集。雖鳥逝雲飛。

亦不能到。且花馬池又缺水草。縱到豈能存住。其二

要縱賊深入。速調軍馬。會於萌城鹽池。待彼得利而

歸。我則奮勇一擊。然賊既深入得利。縱使一擊取勝。

民已遭其荼毒。或者又如上年結陣而回。我軍路遠

未合。豈不坐失事機。其三要將客兵掣去腹裏以隱

其形。彼必入寇。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賊到鞏

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散相機邀

擊。倘此虜譎詐。不至鞏昌。止於平涼迤北地方標掠。

官軍却於腹裏隱形高坐。無乃縱賊爲患。至於分調

榆林人馬。并次邊防守之策。其延綏鎮守巡撫等官。

又皆以爲不便。臣等向與寧夏總兵等官面議。各官

亦欲益兵防守。彼處皆與白玉等所見相同。大率不過各顧一方。自圖保全而已。爲今之計。必須趁此賊情稍寧。斟酌時宜。區畫一定之規。以爲經久之法。庶可安民息兵。延綏地勢險阻。兵力頗精。及有山西遊擊將軍都指揮玉璽。先已奉 敕領軍在河東灰溝等營操守。河西有警。就便渡河截殺。又延綏地方相離大同不遠。合無令綏謙統領原官軍五千員名於朔州等處取便操守。延綏有警。卽同玉璽過河會合許寧等併力夾擊。若欲分守。則許寧往西路。玉璽往中路。綏謙東路。挨次而進。俱不甚勞。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賊情寧日。各回休息。大同有警。綏謙亦便截殺。寧夏有黃河之險。賀蘭之固。惟河東靈州至花馬池地方平漫。相離腹裏城池寫遠。中間無人居住。合無令范瑾并叅將陳輝遊擊將軍祝雄。照依臣等原擬除步隊守城。其餘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山萌城大河井小鹽池有居民去處。嚴加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得不便。合無將

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洮州秦州河州岷州臨洮
 平涼鞏昌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盡數通選精銳馬
 步。共一萬員名。查照原數。免與馬匹。以近就近。慎擇
 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
 慶官軍。照舊守禦。臣等惟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
 揮同知周玉。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
 勇。延綏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岳高。熟知虜情。善撫士
 卒。經歷戰陣。知識地里。俱堪委任。請命一員。量陞署
 職。克總兵官。專一用心提督操練。脩理城垣。整飭戰

具。遇警則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務在隨機進止。以

圖成功。其餘官員不許阻撓悞事。賊若渡河往甘涼

等處。就便前去應援。所據前項大同山西遊擊。并存

留甘涼備禦官軍。俱近守家業。守境待敵莫若分人情順便。又不遠勞

兵使我力有餘

供餉。常川防守。人亦樂於從事。經久之計。無出於此。

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連年困苦。臣與劉聚

叨受重寄。覩此兵民窘迫。不敢緘默。今若畏罪不言。

直待事不可行。勢不得已。方纔陳奏。機會已失。雖罪

臣等。無益於國。除將原留京營達官軍舍三百五員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備 平露堂

與武靖侯趙輔原奏帶頭目官軍人等一百二十三員名俱令都指揮于盛楊玉等管領連正馱馬匹騎帶回京甘涼客兵行令馬儀趙英魯鑑以三分爲率先放一分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領去蘭縣迤東大同宣府官軍行令孫鉞黃瑄綏謙周玉先放一半亦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陸續領過河東暫住外伏望聖恩俯察邊情乞 敕該部早爲計議定奪臣等兵回之日伏候 聖斷明降而行

平賀蘭山後報捷疏

勝虜報捷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佃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叔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勦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狹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相叅并進南路朱董領兵從赤水口出中路張佃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崑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

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
一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
如登天，深處如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口時
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竒正，疾驅長搗，遍歷有
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
臭水井、歇涼亭等處。張佃、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
南柳溝、荻蘆窰、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
物，并舊行人馬踪跡。臣卽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
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
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
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
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
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
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駝馬牛畜徧
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
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
射箭。被官軍圍遶，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
邀趕前項頭畜，馬警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

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墻、栽有山果樹株、并夜萊根苗、顯是久住巢穴、當今夜不收將帳房窩舖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舖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各兵追至大把都、不期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銃拒打、烟塵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息塵清、持刀衝入賊陣、所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

箭什物、賊遂潰亂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斷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襲、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伏兵突起、賊馬驚亂、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首級八顆、張佃李俊朱董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獲首級三顆、共斬首級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叅將吳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

馬休息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一十九隻達馬一百一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旗號盔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看得寧夏賀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一年之間兵所不到七八十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久安樂土是以知識我道路○套○虜○使○之○不○得○畜○牧○則○西○邊○無○患○矣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畧無虛歲上勞○人○能○用○此○法○以○襲○聖慮特命

追勦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冒不測之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逃縱使復來豈能安寢且遠搗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為難今臣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邊人慶幸是皆仰仗天威恪遵廟算之所致也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哈密續封

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隣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

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爲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興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爲念哈密乃太宗皇帝所封

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

元祖也

王俱係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回撫取前來。襲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爲阿黑麻所虜。朝廷震怒。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穹廬。虜情誠僞。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款。悔心頗切。善人方新。若使復視近日。敕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

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一種大頭目，

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隨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

其後陝巴竟不能

有哈密

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眾。其同宗根基再

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

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

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

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

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

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

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

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

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孛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

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

殆毀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

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

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刺既與陝

巴心志未孚，終爲後釁。與之結親，誠爲通好釋嫌善

計。都督近迭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目，原非哈密之

人最爲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丁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勾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秃野也克力人罕秃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爲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敵和好。各官又已自行_世辦。不勞內帑。與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壤之術。下以帖服夷情。上以寧妥宗社。爲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禦寇方略疏

邊防

臣准兵部咨。該臣與寧晉伯劉聚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緜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綏有警。卽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有居民去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

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不得便，將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玉，延綏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具題。臣等議擬甘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既將彼處原調腹裏洮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甘涼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玉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况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軍，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叅將趙順出兵截殺。延綏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遐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

王越仍前節制，往來提督。又該兵部奏將宣府大同官軍各留遊兵五千員名，令周玉緝謙統領，山西遊兵令袁剛統領聽調。其餘副總兵黃瑄、孫鉞所領官軍俱發回本處操守。趙英係鎮守涼州，魯鑑係鎮守莊浪將官，責任亦重，各回本鎮請 敕馬儀并涼州協副都指揮孫鑑統領前項蘭州等衛官軍，在彼聽調殺賊等因具題，俱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先爲前事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准前因除照依兵部擬奏事理行令各官遵奉外，臣會同

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成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年之上，朝廷節命監督太監傅恭、顧恒總兵官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會、漫天嶼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其餘蘆溝兒、小蒜澗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懼有讐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冰開馬瘦之時，倚

仗黃河阻隔。得以無事。年復一年。遂成巢穴。備使李
忽等遁去。別枝醜虜亦難保其不來。久困兵民。何時
得以休息。往年毛里孩等雖稱入套爲寇。衆虜歸一。
外無疑懼。所以隨來隨去。比之於今。事殊勢異。自然
去留不同。其原調大同宣府官軍。經年征戍。艱苦萬
狀。中間有遺下妻女在家。因是無人顧贍。多致逃走。
及至今秋放班回衛。各要置辦軍裝衣鞋。賠補馬匹
等項。又多有鬻賣妻子。典當田宅者。甚至家貧無可
奈何。往往糾合逃避。軍士疲弊。已至如此。豈有戰心。

各該遊擊等官備由開報。情實可憐。臣等雖申以禁
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堪。終亦號訴不已。陝
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或有
送納本色。其餘皆輕齎來邊收買。上納。柰民力已盡。
無所取給。今延綏一帶直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
雨。麥豆枯乾。穀皆未種。縱有雨澤。夏至已過。不能種
穀。至秋派納糧草。從何收買。卽日榆林等處。每銀壹
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升。米價騰貴。軍民饑餓。多
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葉。日見流移。甚爲可憂。臣

此亦不爲極貴。近日邊糧本色古之。又數倍矣。

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甘涼一萬。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遊兵一萬。隨宜往來調度。沿邊草束不敷。欲為存省。境內又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皆不長。無處牧放馬匹。若此虜月下入寇。即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強支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可欲退則防守不足。欲守則供餉不繼。賊却入境。進退兩難。倉卒之際。方纔具奏。恐難措理。越今臣等在

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俾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有悞。軍機重事。且以陝西計之。平涼固原四衝入達。實為襟喉之地。達賊長從此處入寇。滿四亦嘗於此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之。誠為良便。今以馬儀從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虛。臣等所舉周玉岳嵩。委堪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久。輒難陞用。其都指揮僉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年。謀而有守。勇而不苛。近克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

鎮不別置大帥于沿邊故欲另自立鎮臣以為椅

是時止以陝西鎮臣兼領別

到彼不過徒擁虛器。合無令王璽克受前任。然欲成大事。必假以總兵官名目。陝西鎮守官員。可以取回。就令本官鎮守統制。見留并陝西靖虜官軍。務在專心操習軍馬。整飭戰具。一遇達賊侵犯。就便會合范瑾等。表裏夾擊。以圖成功。賊若在套。不敢深入。乘空脩理城池。拒截要險。且耕且守。以逸待勞。又隣近俱有草場。便於收放採積。可以省節民力。見今荒歉。或有聚衆山林。不勞動調別處人馬。即可擒捕。如無成效。罪在不宥。卽目暫令本官與馬儀等。公同防守。比及至冬。兵將相識。可以獨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延綏計之。地方險陁。軍民俱有崖窰。可以藏避。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七千之上。又有原選見在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并瘦弱等項。見在堪騎戰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事體倒置。今若令缺馬官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僭喂臙息。土兵俱入隊伍。一

體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兵多於客兵之數况各人
熟知地里坐守家業無事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
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擊官軍三千比時專爲延
綏而設今在灰溝營等處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
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尚
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
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
選二千在大二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
程一聞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賊
情事緩卽回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綏經久之策無
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
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
肆意侵凌至於韋州等處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
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達子搶掠人畜邀截道糧近
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處奸宄之徒尚不能擒豈
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
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
不堪者令本家少壯餘丁代替如無餘丁通於守城

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馬匹亦各看選不敷之數
 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器械犀利日逐嚴加訓練
 蓄養銳氣不許循私占役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
 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足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
 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里審察時宜晝思夜度晝
 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該守鎮官員率肯同心協
○營○實○事○又○頂○實○心○任○之○
 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
○分○晝○既○定○經○
 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糧甚為優逸此係軍國重
 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乞 敕該部早為參
 詳計議奏請定奪而行則邊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徐鳳彩聖期叅閱

徐中丞奏疏

奏疏 徐廷章

邊議疏 備邊急務

一足兵食以備戰守，夫備邊急務，在足兵食而已。甘肅等衛所大約原額旗軍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

有者四萬一千八百餘名。事故逃亡三萬一千一百餘名。雖累清勾而解到者少。雖有備禦班軍。少經戰陣。有名無實。遇有警急。深爲可慮。及查衛所每年徵納屯糧。止可支用三閱月。其餘月分。俱藉腹裏西安民糧接濟。頃因延綏有警。甘肅坐撥。止得三分之一。見在倉糧。不足二年之用。其餘莊浪肅州古浪鎮夷西寧等處糧料。僅可給一年餘萬。一有警。蘭縣河橋被阻。糧運不通。極爲可憂。矧又各處動調策應軍馬。費用浩大。將何支給。乞勅該部計議軍伍。查勘腹裏

軍多之處。量爲撥補。或行督清軍官照冊清解。勿事虛文。或另設法僉送補役。其糧運或量開中淮鹽二三十萬引。或行令布政二司發爲事囚犯。于此納米贖罪。或將今年夏秋稅糧。多撥實邊。如此則邊方兵食稍足。而緩急無虞矣。一嚴邊令。以警人心。舊例備禦官軍。俱係揀選腹裏衛所少壯強勇者。輪班守邊。近日衛所官軍。官則多方推調。或託病。或營求管事。而不依期領軍赴操。軍或賄囑親管官旗。託故隱蔽。却將本戶。或另補不堪貧弱軍人。轉數。及至到邊驗

出累行坐取。而衛所官因受其賂。反將坐取之人挾於此見邊軍不得充實而守邊之難也制。莫敢誰何。詳其所由。蓋因各官倚恃軍職。縱加叅奏。不過催督赴邊。無大利害。展轉延調。又過一班。以此姦頑得計。率以為常。邊備廢弛。誠非細故。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腹裏衛所。原選備邊官軍。但有避難營求在衛者。聽從各該鎮守總兵等官。查勘改調邊衛。帶俸差操。三年或五年滿日。然後放回原衛。其衛所官吏。受財私易原操壯軍人。罪亦如之。如此庶上下交警。而邊備不至於廢弛矣。一量才質以資任使。

臣先奏乞將守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掣回莊浪守備。而以原守莊浪都指揮僉事趙英。與鑑協同操練。遇警鑑出戰。而英守城。庶戰守有人。內外無患。已蒙准擬。未幾兵部議英原鎮守。而使之協同。恐與鑑相頡頏。難以行事。調英守備紅城子堡。緣此堡乃一小站。城內所有。不過驛遞衙門而已。以英頗有可用之材。置之間靜無用之地。似非隨才任使之道。且陝西行都司所屬一十五衛所屯種。亦係重務。見今缺官提督。暫令掌印都指揮同知柳春帶管。乞將趙英

調註行都司管理屯種。而以莊浪隨操都指揮陳晟帶領馬步官軍三百員名。不必請勅。只行令守備紅城子堡。如此庶用人適宜。而邊務不廢矣。

邊方事宜

安邊事宜

一選才能以撫番夷。國家撫有西番。因其習俗。分其族屬。官其渠魁。給以金牌。而又選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職。以鎮撫之。是以數十年間。番夷效順。西陲晏然。近年以來。革去西寧鎮守之官。不與通貨。茶馬夷民無所拘束。往往越境搶掠。殺害官軍。皆由守備非人。

撫治垂方。侵漁過甚。所致乞勅該部行令鎮守等官推訪。不分內外。漢土軍職有名譽素著。夷人信服者。一員。職專撫治。遇警就俾率領番兵征勦。庶使邊境軍民獲安。一移邊堡以保居人。切見西寧所屬冰溝一堡。內有驛遞軍夫牛馬。及各家私產人畜。俱賴城池保障。緣本堡山易登而汲水遠。不如大路舊站北邊山坡。陡峻險固。堪以居守。請勅鎮守總兵等官。移堡于此。庶使邊軍樂業。地方無虞。一設學校以訓邊氓。肅州衛所俗雜羗夷。人性悍梗。往往動觸憲綱。蓋

由未設學校以教之故也。請如山丹等衛例開設儒學。除授教官。就軍選其俊秀餘丁。以充生員。及各官弟男子姪。俱令送學讀書。果有成效。許令科貢出身。其餘縱不能一一成材。然亦足以變其性習。不數年間。禮讓興行。風俗淳美矣。一決功賞以激人心。各處征戰有功官軍。臨敵捐軀。出萬死得一生。鎮守等官造冊報功進繳。兵部又行巡按御史覆勘。但御史所實多寡不能公平所以人無勸勉巡地方廣濶。事務浩繁。日延一日。倏爾更代。又將交與下年接巡者。是以二三年間未得完報。致使有功

官軍垂首喪氣。歸咎朝廷。而圖報之心。十減七八。倘再有警。何以鼓激人心。乞勅該部。遇有造報功冊到部。應覆勘者。卽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徑往彼處體訪查勘。隨與決斷。如此則賞不踰時。而人知所以感發奮激矣。一任勇智以固封守。甘肅所屬莊浪地方最爲衝要。今同守莊浪地方都指揮僉事趙英。城守有餘。出戰不足。而守備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雖係土官。素有智勇。所守紅城子堡。距莊浪七十餘里。非要害之地。請將魯鑑掣回莊浪。仍令趙英協同操

練。遇警相機戰守。別選能幹指揮一員。守備紅城子堡。如此庶邊事寧帖。守備得人。一廣賢路以資任使。陝西行都司及山丹涼州莊浪西寧各衛。俱有儒學。選官軍俊秀子弟以充生員。而衛學之設。止許科舉。不得食廩充貢。乞如府州縣學例。定擬廩膳生員月給廩米五斗。科舉外挨次歲貢出身。則人才不遺于邊方矣。

甘肅邊備疏

甘肅邊備

一甘肅古浪守禦千戶所城。俱在半山中。牆垣低薄。不時坍塌。且山水險惡。難爲保障。宜移於東北平坦之地。仍將舊城作古浪關。按月差官把守。盤詰姦細。一陝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官員俸鈔。俱於陝西各府食塩鈔內支給。以路遠支給不時。或四五年。或八九年。甚至有終身不得支者。乞將各官俸鈔。折布政司庫銀。行令按季造冊赴司領回。衛所給散。每銀一兩。折糧四石。或五石。一西寧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國人。民之於五穀。不可一日無者。本朝舊有茶馬之例。後暫停止。近又舉行。然民間絕無興販。而官府又督辦。

乏人以致茶馬司見茶不滿千斤乞勅所司通查出
 茶州縣山場定其則例聽民採取俱運赴西寧官庫
 收貯換易番馬給軍騎操并與苑馬寺作種孳牧其
 民間所採茶除稅官外餘皆許給文憑於陝西腹裏
 貨賣有私越黃河及河洮岷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
 如律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
 納子粒之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庫收有餘剩糧價
 乞量借二三年之數聽臣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
 委官分投照依時值糴糧於預備倉收貯春散秋收

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存留在邊放作官軍
 月糧一甘肅地方孤懸受敵比年以來三邊備禦官
 軍兌換歸併就近操守遂將本鎮原備邊潼關衛官
 軍兌下缺少二千七百餘員名累次勾補並無一人
 到邊倘遇有警何以爲用自今乞調還甘肅照舊輪
 班操備一兩京天下法司衙門照擬囚犯有例該充
 軍及降調立功爲民者往往恣肆不赴配所著役到
 任或於中途逃脫或於在京潛伏或逃回原任原籍
 乞勅法司禁約在京許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在外聽

巡撫等官嚴加捕捉解赴配所窩藏縱容不首者事
發一體究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